

鬼谷子

传奇

下部 玄微真人

苕弘梦萦鬼谷子

伊水之滨会莘姒

谢世俊◎著

鬼谷之道与仲尼之道

受业于老聃先生

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，山坡上，青翠的松柏，火红的枫楠，明耀照人。

在通往壮火中心大庙的条条山路上，骑马的、坐轿的、步行的人们，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，装点着山川。这一带有几年没有被战火殃及，就呈现出这样一种令人欣喜的景象。

王诩主仆穿白衣白袍，骑雪青马，宾唐主仆是青衣、青袍，骑青骢马。四乘人马颇引人注目，早就被那莘姒姑娘看见了。

莘姒认识宾唐主仆，也就知道哪位是王诩公子了。她和她的侍女，也是骑马上山来的。她俩把两匹枣红马拴在一棵树下吃草，就隐没到歌舞台下人群之中了。

歌舞台在神农庙前，是用土、石堆成的，平坦而宽阔。

太阳天，正在演出大傩舞，青面獠牙的各种假面神，在台上狂蹦乱跳。

侍女看了一会，嫌鼓乐震耳，人声嘈杂，就离开人群到树林边上的草坪去漫步。她的心，被那位白衣白马的人拴着。

看着那二尊、二白四乘人马，他们伫立在人群外边，没有下马。

人在观看台上表演，只有宾唐在东张西望。她知道，他是在找她。

到就要和王公子见面，她心里便禁不住怦怦地乱跳起来。议论日食与齐晋曲沃之战

子发现她了，轻声地对王诩说：“兄弟，她来了。你看，在那边，林畔草地上，由她的侍女陪伴着。看那藕白上衣、荷绿色裙子那位

鬼谷子闾山度孙臆

安邑就听说，前相国尉繚子是鬼谷弟子，那位鬼谷先生，道高学深，兼善兵法。于是他慕名南下，去鬼谷求学。

师心切，到了鬼谷山，也不认识鬼谷门。他鞭打着马，跑了几个山口，也是白跑。

到一个徒步行走的青年，相视一笑也就错过了。他想，说不定那人也是去鬼谷寻师，不如回去问问一声。

转马头，回到原来相遇之处。只见那人已经远远地进了第一道峡谷。虎洞策马道上，于峡谷中拱手施礼问道：“朋友，敢问你可曾进山寻找鬼谷？”

孙臆，也拱手道：“正是。你怎么得知？”

要去向鬼谷先生求学，如此，我们正好同行。

边走边谈，互相通了姓名，籍贯，各人简要介绍了家世。谈罢，三人步出了峡谷，来到第一重天地。这里就有一种渐近红尘之感。

老子密室见隐秘

孙武子托付存兵书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鬼谷子

传奇
下部 玄微真人

谢世俊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鬼谷子传奇 / 谢世俊著. — 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4. 12

ISBN 978-7-5034-5599-5

I. ①鬼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纵横家②鬼谷子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2241号

责任编辑：梁玉梅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37.5

字 数：531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69.80元（上下册）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第二十五章 鬼谷子入秦

光阴荏苒，转瞬就是百年。从老聃的时代，经墨翟的时代，又到了尉繚、商鞅的时代，孙宾的时代，张仪的时代。

历史已经过了好几代人了，天下形势的变化，仍如鬼谷子所预料的那样。

当年先后称霸天下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晋国，还有它的宿敌齐国，国君都已经改名换姓了：在齐国，是田氏代齐，不再是姜氏之国；在晋国，则是三家分晋，变出了韩、赵、魏三国。在东南，由于鬼谷弟子计然、范蠡辅佐越王勾践，越国这个楚国的附庸把强大的吴国也消灭了，并一度代晋、吴而成为天下霸主。诚如鬼谷子所预言，勾践因有重大过失而不能恢复大禹的业绩。鬼谷子最早的那些弟子，出仕于各国，成为风云人物，但他们大多也不过活到八九十岁，早于他们的老师去世了。看来，他们对于鬼谷子的摄身导引之术，并没有十分精通，鬼谷子的寿命要比他们长得多。

鬼谷的事业，也已经是几起几落了。

鬼谷老子王诤及夫人莘姒，不知所往。他们离开人世，大约也采取了太上老君李耳的方式，已经登仙了，留下了藐姑射之山心灵之石的铭文：

你见到鬼谷子的面容之日，

是你臻于练达颖悟而走向成功之时。

鬼谷先人的精神，实际上仍然留在其子孙的身上；他们的魂魄，也附在子孙身上了。祖孙成了一个人，世间没有人能将他们区别，也没有人想过要加以区别。

这样，不仅孙宾、张仪时代鬼谷子仍在授徒，就是到了东汉时代，蔡邕在他的《琴纂》里也说，他入清溪访问了鬼谷先生。

人世不知山中事，只当山中鬼谷子仍是二百多年前那个人。

他是神仙，因而他那鹤发童颜的容貌、健壮的筋骨，也就是长久不变的了。有时，他变得年轻力壮，或者少年翩翩，则被认为是神仙的幻化。鬼谷子自己也承认活了二百多年，免去了许多解释的麻烦，并使鬼谷子始终拥有那种龙腾之云，保持着神秘感。

他们需要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云，这种神秘感。

但此时的鬼谷子，只收少量的徒儿，鬼谷私庠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学者如云了。鬼谷子对于弟子中的学而优者，劝其度归仙境；学而平者，则任其用之人世。天下扰攘，民生涂炭，若输送给各国一些贤明之人，也总算有补于世道。

当年秦国公子后子，恳切邀请鬼谷子到秦国讲学，鬼谷子夫妇也希望到秦国一游，但总也没有实现。后子在临终时，对儿子嬴裔说：“秦国文化学术，应该赶上中原，所以你一定要请鬼谷子到雍都来讲学。”

嬴裔牢记着父亲的遗言，等待着机会请来鬼谷子。他几次出游中原，曾经拜访鬼谷，事不凑巧，鬼谷子都外出未归，而鬼谷子的出游又无定期，所以只得失望而回。

秦献公十六年（公元前369年）前后，秦国发生了许多怪事。

先是发生了日食，接着是瘟疫大流行，死了许多人，到了冬天，雍水之阳的桃树又开起花来，一连串的怪事像是没有个完。转过年，新建的陪都栎阳城又“雨金”，下起了陨星雨，从四月一直下到八月。雍都人心惶惶，又怕秦国发生内乱。

后子宫中的宾客终日聚集在嬴裔身边，议论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灾祸。



这群人中，为首的是贤人茅蒙，身边有他的弟子张师和苗苏。

秦国贤人茅蒙，字初成，咸阳人，博学多才，曾经拜蜀中一老者为师，学习过苕弘的学问，深通阴阳之道。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就带了两个不到弱冠之年的学生。

茅蒙早就不想滞留在秦国了，尤其不想留在雍都。他也深知，中原世事纷乱，周朝气数已尽，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出世思想。

嬴裔见茅蒙半天不说话，便问：“初成先生深谋远虑，必有良策赐教于我。”

“殿下，朝廷若不迁出雍都，将难成大事；殿下若不开后子宫，恐怕也难免陷入是非之中。”

作为秦国王族的嬴裔，是属于改革变法派的，对于茅蒙的主张，他有同感，叹道：“走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唉，要是能像鬼谷子那样料事如神就好了！”

这是嬴裔的老生常谈了，茅蒙知道，这也是他的一桩心事。每当有大事的时候，嬴裔就会想起父亲的遗言，想到还没有实现父亲把鬼谷子请到秦国来讲学的遗愿。这回茅蒙下了决心，想亲自去请鬼谷子，同时恳求鬼谷子引度自己出世。

“殿下，你如此想见鬼谷子，草野之臣有办法把他请到秦国来；我自己也想去鬼谷拜他为师呢！”

“先生有何良策，可以实现我们请鬼谷子入秦的夙愿呢？”

“殿下你就别问了，听说鬼谷是人间仙境，也许我就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
“先生不归，叫我怎么办？”

“殿下，有事之时，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，只要鬼谷子来秦国讲学，启开君臣智慧，增进远见卓识，胜似我在宫中百倍。请殿下准备好鬼谷先生讲学的宫室吧，几年之内，我一定把他迎来。”

“建一所什么样的学宫呢？”

“鬼谷先生习惯居于山野，请殿下不要在宫中设坛，只要找一个风光旖旎之处，造个茅庐洞府就行了。”

“如此，请先生致意鬼谷先生，我会准备好一切，专候他来。”

张师、苗苏知道老师有出世之志，深怕他这一去就不回来了，一个想劝



阻，一个想跟着他去。

“先生，去鬼谷路途遥远，何必单为此事走一趟呢？等殿下有事东行，顺路去请来鬼谷先生就是了。”

“先生要去，就让我陪你去吧。”

“张师，你不用来劝我；苗苏你也不用跟我去，你俩在家准备好学宫，等着鬼谷先生来讲学就是了。”

嬴裔不知道茅蒙有何妙法，能请来鬼谷子。

其实，茅蒙对鬼谷子早就有所了解，知道他愿意帮助人，也早有到秦国一游的心愿。嬴裔之所以请不来，是因为缘分未到，同时这位公子又不能在鬼谷久住等候。这回，自己决心到鬼谷去修道，长久住下去，就一定会有机缘请来鬼谷子。

茅蒙确信鬼谷子能度他为仙，是因为他曾经见过一位退役的老将军大梧。大梧曾经驻守秦国东关，任桃林之塞的守将。他退役之后，把妻子也接了来，在华山之畿结草为庐，颐养天年。茅蒙从他那里对鬼谷子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只是还须更深地请教。

这次茅蒙东行，又重游华山。傍晚遇到风雨，到一家借宿，正好到了大梧将军家。柴门开处，迎接他的正是那位须发斑白的长者。

“老人家，可以在贵府借宿一夜吗？”

大梧见茅蒙年纪轻轻，却显得老成持重，一副仙风道骨模样，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鬼谷的那些同窗。

“老人家，不认识我啦？”茅蒙见老人呆呆的，不知自己身上有何不妥，使老人生疑，正要解释，就听老人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啊，原来是茅先生，你脸上多了些仙气呀！欢迎，欢迎，在老朽家里，住多少日子都行。”

“多谢老人家。”

大梧随即吩咐老伴和杏儿杀鸡，温酒，煮黄米粥。

茅蒙看出，这一家只有三口人。那杏儿虽是女仆，但老两口拿她当孙女看待。谈了一会儿，茅蒙深山遇故知，对大梧老人更加敬重，问起了他的家世。

“大梧将军，你俩怎么不和儿女们住在一起呢？”



“我只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在军中，女儿已出嫁。我住在这里，是看上了华山这个好地方。只可惜我这一辈子福浅，不能登仙。”

这时候，杏儿端着热酒和一盘腊肉上来，置于几案上，说声“将军，鸡和粥还得等一会儿，请先用一点酒肉吧”，便又下厨了。

于是，两人开始饮酒。

“将军，你也想过修道成仙吗？”

“岂止想过，而且还在鬼谷学道数年。”

这个话题使茅蒙大感兴趣，又问了许多关于鬼谷的事情。直到鸡煨烂了，粥熬熟了，杏儿和老夫人也来侍座。

茅蒙急忙对大梧夫人长揖：“多谢夫人，劳驾夫人了！”

“老婆子，杏儿，你们都来用餐吧。茅蒙先生不是外人，我们山野人家有鬼谷遗风，哪用那么多的礼数！”

一老一少二女入席，更增添了家庭气氛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大梧的话就更多了。他回忆在鬼谷的日子，对鬼谷子夫妇充满崇敬，对在那里的生活无比怀念。

“将军，你为什么不在那里修道，而要离开呢？”

“我们两个犯下过失啦。她在鬼谷女庠，我在鬼谷兵庠……”

大梧讲起了他俩年轻时的孟浪故事，说得他的老夫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而茅蒙则感到，鬼谷子处理事情是那样细致入微，体贴入情。

茅蒙和大梧成了忘年之交。当晚，谈了很久才歇息。

大梧将军的茅舍，房间不多。正堂之东是老两口的卧室，之西是儿子或女儿来看望二老时住的房间，紧连着是杏儿的房间和厨房。茅蒙住在西边房间，夜里异常寂静，沙沙雨声听得分明，隔壁杏儿的鼾声都吵得他不能入梦。

后半夜雨停了，茅蒙躺在床上，隔窗望着华山树影，还有半窗的星光，心事浩渺，思绪万端。星空是那样的深邃，华山是那样的令人景仰，而人生则是那样乖谬。茅蒙寻找着自己在天地之间的位置，离道有多远，何处是道境呢？大梧将军夫妇刚要进入道之门庭，就因不能自制而离开了鬼谷，望道而不能行，功亏一篑。他俩还算幸运，是知道者，杏儿她知道吗？世间有多



少不知道的人呢？

山中鸡鸣前，茅蒙进入了黑甜乡——

天空飘来一阵阵仙乐，香风习习，祥云缭绕，数名仙女拥着一位云髻高耸的仙姑，翩翩降临。这位仙班领袖，看上去是个年方二八的佳人，眉宇间春光无限。凡间女子，用尽吃奶的力气来打扮，也是望尘莫及。

“骊山老母，下面躺着的那个凡人，就是茅蒙。”

一位仙女莺啼燕语的声音使茅蒙醒悟，他看那位女主，青春焕发，何称老母？必定是仙姑降临，于是急忙起身，掸一掸身上的尘土，跪地迎接。

“茅蒙拜见老母！”

“好啦，平身叙话吧。你就是茅蒙？是何方人氏呢？”

“弟子茅蒙，字初成，秦国咸阳人，渴望修道成仙。”

“你为何要修道呢？”

“志士有言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弟子对于道的追求矢志不移，请老母体察。”

“什么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你这乃是凡俗之志。明于大道者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苟能得道，列于仙班，逍遥游于宇宙之间，并无死生之别，何来可否之说！”

“老母所言，是我大愿，望能超度弟子实现。”

“我正是听说你诚心修道，才来见你的。我很少接引凡间男子为仙，鬼谷子要想度人为仙，而至今未得一人，是以，我特意请他来接引你。”

骊山老母说罢，转身向天空召唤：“鬼谷子，你快来，我为你觅得一位好弟子！”

鬼谷子着白袍，骑雪青马，自云端飘然而至。

“骊仙，你说的是谁呀？”

“他叫茅蒙，是秦国贤人。”

“他若存心修道，让他到鬼谷来！”

鬼谷子说罢，拨转云头离去。茅蒙正对着他叩头，还没能看清他的脸，也没来得及叫他一声“师父”，感到非常遗憾。

“老母，你也不帮助我留住师父！”

“你未脱凡胎，所以性急。鬼谷子已经答应你了，你到鬼谷去就是



了！”

骊山老母说罢，也飘然离去，留下一阵香气，竟然是凡间的芝桂之香。

茅蒙醒来，才知道那芝桂之香是从杏儿身上散发出来的。她正在为他打开窗户。

“茅先生醒来了，请盥洗之后就去用早餐吧。昨几个夜雨，窗户紧闭，屋里污浊，我为先生换换气。”

餐席上，茅蒙对大梧将军和夫人讲了昨夜之梦。

“好梦，好梦呀！恩师会收你这个学生，不成问题，以你的聪颖贤明，去鬼谷学道，比老夫当年强多了。”

“将军，我闻道之后，还要到华山来修道。”

“好呀，我等着你回来。”

“我还负有嬴裔殿下的使命，要请鬼谷先生到秦国来讲学。”

“秦国是很需要他，到了恩师入秦之时，请你一定要接恩师到舍下一叙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我只是担心鬼谷先生不愿入秦。”

“恩师是喜欢旅行的，此事能成功。”

早餐之后，山中阳光和煦。茅蒙告别大梧将军夫妇，离开华山，踏上去鬼谷的旅程。过了桃林之塞，崤山，函关，函谷，就离鬼谷不远了。

茅蒙只身一人来到载鬼亭驿，亭长告诉他：由此前去不远，即是清溪，沿着清溪入山，就是鬼谷了。茅蒙高兴，略饮数盏甜酒，就辞别亭长进山。

山口早有二道童在那里等候，引他进山，说要穿过九重天地，才到鬼谷先生的洞府。

“多谢二位师弟，你们何以知道茅某今日到来？”

“我俩怎能知道？是先生说，骊山老母向他推荐一个学生，想必今日能到，要我们来接。”

茅蒙不由得一惊：鬼谷先生真是神仙了！我在千里之外华山一梦，他也能洞察。茅蒙一路观看鬼谷山景，这里真是神仙之地。

来到八重天，当年鬼谷私庠的规模依然可见，只是学生少了，有不少茅

舍空余下来。道童让茅蒙选择一间居住，自炊自食，过几天再来引他去见先生。茅蒙从大梧那里已经知道鬼谷私庠的一些规矩，所以对这里一切生活之事都有所准备，又见一些学友前来帮忙，便想早些去见鬼谷子。

“二位师弟，我明日就去拜见先生，可以吗？”

“你觉得能够开始学业了，就去吧。”

第二天茅蒙就去拜见鬼谷子。他见几案后面坐着的老人，服装、体魄都与自己在华山梦中所见一样，当时没看清他的脸，现在可看得清清楚楚了。他哪像一百多岁的人，鹤发童颜，看起来顶多六七十岁的样子。

茅蒙虔敬地跪在地上，叩头之后说道：“弟子茅初成，拜见恩师了！弟子终于得见恩师，遂我大愿也！”说着，热泪滚滚。

“初成，你是我第一个梦中见过的学生，我自然寄希望于你。你平静下来，有话慢慢讲吧，坐近我身边来。”

鬼谷子这句“第一个梦中见过的学生”，后来被误传为“第一个学生”，于是茅蒙被描写成鬼谷的开山大弟子，这叫差之毫厘、失之千里了。

茅蒙只是第一个受到鬼谷子接引而最后成仙的人。所谓成仙，也就是像老子那样，秘密无闻地离开人世，而后留下一些传说故事在人间。

茅蒙坐定之后，师生之间的第一次谈话就开始了。

“你远道从古雍州来，想要学什么呢？”

“弟子想要学道、悟道，修道成仙。”

“鬼谷之学，分为道、数、兵、游四门，其中道是最难的。你为什么要修道成仙呢？”

“弟子感到周室衰微，天下失道，所以学道、重道；又感到人事扰攘，人生短暂，所以要请先生引度我为仙。”

“修道要耐人生最大之寂寞，成仙要历世间之大苦大难，你能坚持百年而成正道吗？”

“弟子所愿，虽百劫而不回。”

“看来你既有仙缘，又有决心，那么你就先在鬼谷苦读，而后再找个地方修炼吧。”

鬼谷学道之事安排妥当之后，茅蒙便想，秦国邀请先生讲学、华山之畿遇见大梧将军之事，也应先向老师禀报才好。



“先生，弟子还有些事要报告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，你全都说出来。”

“弟子此次东来，还负有嬴裔殿下使命。”

“茅蒙，你说的嬴裔殿下，应当是后子公子的后代了，他是遵从后子遗命，要让我到秦国去讲学吧？”

茅蒙听鬼谷子这样说，很是吃惊，他真是洞察一切呀，难怪秦国王室诸公子乃至秦献公都希望鬼谷子能去秦国。鬼谷子看到茅蒙那种惊奇的神色，只是微微笑了笑。

“先生真是事事洞明呀！嬴裔殿下已经在雍都附近，寻找山明水净之处，为先生建学造宫呢。”

“是我欠下了后子父子一段情呀！我帮助过天下许多人，从天子、霸君到奴隶，我都为他们做过事。就是愧对后子和他的儿子嬴裔。我答应过他们，去秦国讲学，而至今没能去。这回我是一定要去了。”

“那么，先生入秦，也可顺路去看一看大梧将军了。”

“大梧将军？”鬼谷子已经忘记他是谁了，对于秦国的军人，他不曾有过交往。

“他是鬼谷弟子，他说曾犯过失，先生不弃，还为他俩主婚。”茅蒙讲了他会见大梧夫妇的故事。

鬼谷子想起来了，说道：“知道了。他是卫国人，怎么到秦国去当了将军？这倒有趣，有机会我去看他们。”

茅蒙的话讲完了，鬼谷子先授予他《道德经》，让他每日诵读。又教他各种长寿之道、采石炼丹之法。茅蒙以学道为主，兼学其余课程，与鬼谷诸生无异。

茅蒙在鬼谷，不知度过了几个春秋，鬼谷子召他到九重天洞府，对他说：“你在鬼谷的学业已成，应该找一座适宜的仙山去修炼了。”

“先生，我的功课还差得远呢，天文、历数，都还不够精通。”

“该学的都学过了，你到了山中，有的是时间领悟。我也该到秦国去走一趟了。你准备到哪里去修道呢？”

“弟子早已选定了华山。先生入秦，要经过那里，大梧夫妇也住在华山



之下，想要见先生一面呢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就同行吧。”

于是，师生两人准备入秦。茅蒙要为鬼谷子备车，一百多岁的老人做千里之行，应备蒲车。但是鬼谷子坚持要骑马：“李老君一生，从未离开过他的青牛；我出外旅行，也不会离开我的雪青马。”

茅蒙没有办法，只得同意陪着鬼谷子，缓缓而行。

说走就走，上路之后，鬼谷子却策马飞奔。那雪青马也真是一匹神马，茅蒙的马也追不上。但鬼谷子也不过于逞强，一路关山，风光旖旎，岂可有违于人性物性，而不去尽情地欣赏呢？回想当年陪伴老子两渡流沙，百年之后故地重游，又增许多感慨。

鬼谷子触景生情，缅怀往事，每当提起李老君之事，茅蒙就更希望得道成仙。

鬼谷子入秦的消息传得很快，师生两人到达桃林之塞时，许多百姓都聚集在道路两旁观看。守塞的军队摆开队伍欢迎，一位年轻将军挽着一对老年夫妇，出关来迎接。人们认得，那三人就是现任守将和退役的老守将大梧夫妇。

人们遥望潼关之东，远远地出现两乘人马，知道那白袍白马的是仙人鬼谷子，皂袍青马的是茅蒙。

鬼谷子来到迎接他的军队前面，下了马。茅蒙也下马，陪伴在他身边。大梧夫妇见了鬼谷子，就跪在他跟前叩头。

“恩师啊，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见到你呀！”

“恩师啊，没想到你这样仙健！师娘她也好吗？”

“快起来吧，你师娘也很好，这回她没同我来。”

鬼谷子扶起大梧夫妇，见他俩老泪纵横，自己也湿了眼圈。回头来与年轻守将见礼。年轻将军甲冑在身，不能双膝跪拜叩头，只是屈膝跪一跪，行了个军礼。

“鬼谷先生，末将有礼了！”

“将军守塞辛苦，快快请起，多谢将军来迎！”

“鬼谷先生，大王和嬴裔殿下有旨，让末将款待先生，派兵送先生安抵



雍都。请先生在塞中小住数日吧。”

“感谢君主和嬴裔殿下，就在塞上叨扰一天吧。”

秦国军人的待遇比中原各国优厚，士卒精神焕发，秩序井然。他们见到鬼谷子，都觉得幸运，以为沾了仙气，就能在战场上多获几颗敌人的头颅，多升几级爵位。各人怀着心愿，只是在心中默祷。

军人的队伍后面，道路两旁都是百姓。男女老少，士农工商，各有所思所愿，有的人就大声呼喊出来。

“仙人，保佑我们一方风调雨顺！”

“仙人，保佑我丈夫在军中平安！”

“仙人，保佑我老母安康！”

人们目送鬼谷子他们进入塞中，才慢慢散去。

大梧夫妇和鬼谷子相聚，回顾当年师生情谊，感到无比亲切。当年鬼谷子赐婚，为他俩主婚，他俩是那样年轻，鬼谷子当时已是老年；而现在，大梧夫妇已经很苍老了，鬼谷子却显得比他俩还要年轻得多。

“恩师呀，驻颜之术，弟子学得太少了。”

“这只是一个方面，你俩出世在外，经历许多风霜，而我在鬼谷，怡悦以至不知岁月的消逝，这就很不同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俩福浅，不能修道延年。”

“你俩已是二度童年，若能从此清心修炼，到三度童年时，便是人间无人能比了。”

鬼谷子记起，这大梧是从卫国到鬼谷的，最终怎么成为秦国桃林之塞的守将，自己还不清楚，于是问道：“大梧，我记得你是卫国人，怎么不在卫国任职呢？”

“承蒙恩师关怀，还记得弟子的籍贯。我是卫国魏氏人，在卫国见公室混乱，难有作为，便到了魏国。在魏国，求仕无门，恰逢秦国征召军士，才投入秦军。数次作战之后，升为桃林之塞守将。这时家中老父亡故，我回卫国奔丧，不久老母也病故，家中没有他人了，只有我们夫妇和一儿一女，于是在丁忧三年之后，举家迁到秦国，仍复旧职，直到退役。”

“你不思念魏氏老家的亲友吗？”



“亲戚不常见，也就渐渐淡忘了。倒是有两个小表弟，一个叫公孙鞅，一个叫尉繚，在我为父母服丧的三年中，与我朝日相处，感情甚笃。他们少年有为，也不愿长久留在卫国，说送走我们一家之后，要到魏国去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们可能已经在魏国谋得官职，所以我对魏氏老家已经没有牵挂了。”

鬼谷子擅长在闲谈中了解世情，他问一句，大梧就如数家珍地唠叨许多，他听着也不厌烦。

提到公孙鞅、尉繚两人名字，鬼谷子仿佛记得，在魏丞相公叔座的相府中，曾见过这两个人。现在公叔座已经不在人世，魏武侯也已经驾薨，继位的已经是魏惠王了，不知两位少年情况如何。

大梧夫妇热情邀请鬼谷子到他那华山之巖的茅舍去住几日，茅蒙也说：“恩师，那里风光极佳，不去乃是憾事。”

“我来到秦国，是为讲学。事毕之后，在归程中再去贵舍一游，岂不更好。”

“那么，弟子竭诚等候恩师归来。”

次日，桃林之塞的新老守将便送鬼谷子西行，茅蒙陪伴他同往。

第二十六章 池阳讲学慰太子

这几天，雍水之滨常有百姓聚集在后子宫外，等待着车马仪仗；他们备了笙箫鼓乐，准备迎接大仙鬼谷子降临。

秦国百姓哪里知，鬼谷子不喜张扬。鬼谷子在桃林之塞见众人迎接，即让守将转告嬴裔殿下，一切从简，不要迎接，君主召见也不要声张。嬴裔从已故父亲后子讲的故事里，就已经知道鬼谷子的禀性，所以奏明献公，一切都要遵从鬼谷先生之意办理。宫里传出话来了，于是宫外的热闹场面就悄悄地散去。

撤了鼓乐，人又轰走了不少，但还是有人默默地来到宫外观看。他们只看见数乘人马，拥着一白一青两位道人，驰入后子宫中。

年轻的秦国太子也在后子宫中等候鬼谷子，听阍者禀报鬼谷子到了，立即与他的季叔嬴裔步出宫门，降阶相迎。张师、苗苏等宾客也紧随其后。

“太子殿下，裔公子殿下，草野之臣茅蒙，迎接恩师鬼谷子到了！”茅蒙说着，先下马，搀扶鬼谷子下马。

鬼谷子上前欲行君臣见面之礼，早被太子搀住：“鬼谷先生是百岁长者，在秦国可以见君不拜。先生一路辛苦了，快请进宫中歇息吧！”

嬴裔也过来，与太子伴着鬼谷子进宫：“鬼谷先生，今日有幸，总算能在宫中迎接你了！家父生前时常谈起先生的德行，令晚辈十分敬佩。”

“裔公子殿下，是我欠了令尊的情啦。太子殿下，我这也是欠了秦国的情，今日终于可以相报了。老朽愿意坦诚地与贵国学者探讨学术，有什么事情，请二位殿下不要客气，早做安排。”

“先生路途劳顿，请先在宫中稍事休息吧。”

“先生讲学的精舍，已按先生之意造就，待明日国君宴请之后，即与先生前往。”

“二位殿下，老朽入宫拜见君主，也请不事张扬。我见周天子、晋君、吴君、越君都是屏退从人，大臣不预，史官不记，希望拜见秦公时也能如此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，父王也是此意，明日只由我与季叔陪伴先生进宫，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“太子与嬴裔公子如此安排，甚合我意。”

其实，公室中的许多事，也不宜让众多的大臣参与。太子和嬴裔也觉得，与足智多谋的鬼谷子交谈，可以涉及公室很深层的事务，越是秘密越好。

太子、嬴裔与鬼谷子定好了日程，便又随便议论别的话题。太子问及一路上的观感，这使鬼谷子颇为激动。

“二位殿下，一百多年前我伴李老君两渡流沙，先是自东向西经过秦国，后又自南向北经过秦国。那时，秦国百姓安宁，即胜于中原。现在中原国家十室九空，而秦国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足，比中原更合于自然之道。”

在这样的场合，茅蒙也不便插言，他的弟子张师、苗苏更是只能在一旁敬听。直到后子宫中宴会开始了，庭中响起六佾之乐，师生三人之席离主宾座较远，他们才有机会畅叙离情。

张师、苗苏对于恩师茅蒙能在鬼谷学道，非常羡慕。

这年，秦国与魏国战于石门。秦将章峤斩卒六万，周天子还来讨好，遣人赐黼黻之纹章表示祝贺。对此，秦国朝野颇为得意，秦献公还把这种天子所赐的黑白相间的纹饰，缝在自己的袍服上。

对于这种违背道义的斩卒行为，鬼谷子从心里感到厌恶。他认为这样残